



Compeers
同新嘉

外国文学名作导读本

小说卷

3

曹文轩 主 编
陈建功 点 评

广西教育出版社



Guangxi Education Press
广西教育出版社

外国文学名作导读本

小说卷 3

曹文轩 主 编
陈建功 点 评

广西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外国文学名作导读本·小说卷 3/曹文轩主编;陈建功点
评. —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2001.3

(外国文学名作导读本)

ISBN 7-5435-3188-7

I. 外… II. ①曹…②陈… III. ①文学—作品综合集
—世界②文学评论—世界③小说—作品集—世界④小说
—文学评论—世界 IV. I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11840 号

WAIGUO WENXUE MINGZUO DAODUBEN

外国文学名作导读本

XIAOSHUO JUAN

小说卷 3

曹文轩 主编

陈建功 点评

☆

广西教育出版社出版

南宁市鲤湾路 8 号 邮政编码:530022

电话:(0771)5865797 5850219

本社网址 <http://www.gep.com.cn>

读者电子信箱 master@gep.com.cn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广西地质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90×1240 1/32 9 印张 插页 2 288 千字

2001 年 3 月第 1 版 200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 000 册

ISBN 7-5435-3188-7/I·309 定价:12.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序

曹文轩

这些作品，是很下了一番工夫精选出来的。有一些，是有口皆碑的经典，而有一些，并不被文学史所特别在意，而实际上，它们在艺术方面是上乘的，完全有理由进入经典行列。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文学史遗漏掉的有价值的作品，并不在少数；而又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被文学史抬举而实际上并无多大价值的作品，也不在少数。

我们在选择作品时，并不以文学史为依据，而只以文学应坚持的艺术标准为依据——它们必须是艺术品。

读书必须读好书。

随着印刷术和造纸术的日益发达，书籍早已堆积如山。现如今，当我们走进一座座现代化的图书馆，走进一座座迷宫般的书城，见到那满坑满谷的书籍时，既有对知识浩瀚无涯的感叹，又有对知识重压身心的不安甚至是恐惧。但我们很少想到，这些书对于我们而言，是否都有价值？被越来越精美的装潢所包裹着的东西，究竟值不值得我们花费时间与热情去青睐它们？我们只是想着拥有、拥有、多多地拥有，我们恨不能将它们一下子全都吸进记忆。人类对知识的崇拜、无节制的拥戴、贪婪的吮吸，早已使人们失去了对所谓知识的应有的分辨与警惕。将书本视为图腾的结果，就是面对书本时，我们只有主动的相拥和无条件的接受。参天书山，已快要压垮我们的脊梁——更具悲剧性的是，它快要堵死我们的心灵空间。

其实，世界上的好书并不很多。若有一位目光深邃、判断力超

凡的大智者，能对这些书籍加以筛选，各大图书馆至少可以省出一半宝贵的空间来，喜爱读书的人也就会少费许多精力，而对好书的阅读会收到事半功倍的奇效。

不光好书不多，还有坏书。这些坏书大量混杂在图书馆、书店和一些人家的书架上。它们不光耗费了我们的时间、金钱，还使我们堕落、误入歧途。它们损害了我们的心智，钝化了我们的感觉，使我们的精神世界感染了病毒。

英国作家毛姆有言道：坏书读得再少也不为少，好书读得再多也不为多。坏书——是愚钝智慧的道德上的毒药。哲学家叔本华有句话也很值得我们记住：不读坏书，是读好书的一个条件。

但作为一般的读书者，我们并不具备这种判断良莠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我以为，惟一聪明的办法就是读名篇。

一篇作品被我们称之为名篇，前提是它已经受住了漫长时间的考验。它已在时间的风雨中被反复剥蚀过而最终未能泯灭它的亮光。它不光是被几个智者说好，而且是被一个庞大的群体所认同。年复一年的阅读，年复一年的挑剔，又年复一年的吮吸，不管怎么样，它没有因时过境迁而衰化，而改变颜色。它一如从前那样饱满，那样富有人情，那样闪烁光泽。时间的流逝，甚至使它还比从前更显博大精深。它在不停地增值。

对于少年读者而言，此时的阅读应是更为讲究的。如果没有选择，随意地滥读或是因受宣传的蛊惑而进行媚俗性阅读，将会养成一种低下的阅读趣味和阅读习惯。一旦定型，日后纠正都难纠正过来了。更糟糕的是，日后即使再面对名篇时，已变得俗气的目光，也会将名篇看俗了。少年阶段的阅读，实际上是为今后的阅读打基础，因此正确的阅读就显得尤为重要。

“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不免为下。”只有读名篇，读上乘之作，我们才有可能接触最高的精神境界，也才有可能抵达最佳的审美境界。若是从在阅读中吸取写作经验以使自己能有好的写作能力之角度而言，读名篇，读上乘之作也是必须的。一个人长久地在二流三流的作品中滚来滚去，就会受其熏染，受其规范，并将它们误以为是写作的标准，从而永远失去了写出好文章的可能。

评点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一种批评方式，这种批评方式是中国特有的。金圣叹对《水浒传》、《西厢记》的评点，张竹坡对《金瓶梅》的评点，脂砚斋对《石头记》的评点，都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佳话。

这种批评方式，到了现代文学界，从表面上看已弃之不用，但实际上，现代文学史上的那种印象式的批评，都有评点式批评所留下的影子。

这杆“老枪”，真正被悬置不用，是在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

当 20 世纪 70 年代末文学批评界开始反思中国文学批评史时，产生了诸多不满情绪，其中之一，就是不满于中国文学批评只将自己交给印象，而缺乏系统与理性。随之，几乎整个批评界都摆出了一副背弃这一中国文学批评传统的样子，而企图向西方的那种逻辑的、体系的、理性的批评模式靠拢。经过十余年的努力，中国当下的批评家们——尤其是年轻的批评家们，十有八九已经从思想、思维模式、论述方式乃至语言上，摆脱了传统批评的路数，写出了至少在表面上看已经很“西化”了的文章。随着近些年对所谓“学理化”的强调以及对所谓的学术规范的强调，一种与中国传统批评模式完全两样的批评模式，已成当下批评的主打模式。那种方方正正、文体风格一律化的批评文章已成了批评家们、硕士生和博士生们必做的文章。似乎惟有这种方式的批评，才有深度，才有学理，也有可能切近文学的本质。

评点这杆“老枪”果真不中用了吗？

这祖上传下来的东西就真的没有一点道理吗？

怕不是。一样东西，存在了那么久，并产生了那么深刻的影响，若是没有一点理由，是绝不可能的。若回头去重读那些经典的评点，你将会承认，那些看似随意、看似非理性的评点，其实是非常厉害的，往往是一两个字、一个短语，就能直抵文本的要害与关键。金圣叹一句“绝妙好词”，对于我们理解那文本中的独特文字，其作用抵得上如今学者们的一篇堆满名词术语、晦涩难读的长篇大论。

评点是直觉主义哲学的产物。随着理性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张扬，“直觉”成了一个贬义词，并被放逐。其实，直觉是一种逼近事

物内部的极其锐利的武器。混沌的世界，为云雾与烟霭所包裹，一时使我们无法识得。理性的逼近，仿佛一支大军来到了森严坚固的城下，却常常是久攻不下。而此时，直觉犹如一道耀眼的电光，瞬间照亮城池，并有可能刹那间击开城门，使我们能够长驱直入。人类今天对世界已取得的初步认识，无一不归功于理性与直觉两支大军的联手作战。

评点讲求的就是对作品的直觉。阅读如流水一般地向前流淌着，流淌着，突然地遇到了一块暗礁，随即，激起了一团水花。于是，就有一阵兴奋，一阵惊喜，而在兴奋与惊喜的同时，就有了一个了不起的发现。作品是一颗无隙的核，直觉就有这个能力，它在你不防备的时候，突然地魔术般地就将这颗核打开了。完全将希望寄托于理性带你进入文学作品，大概是偏颇的。文学本身，就带有浓重的直觉色彩，而对它的批评，却要一味理性，就未必是科学的了。

评点是非常个人化的。评点人在评点作品时，是要将自己带入的。那时，文学就是一个世界，而他就是这个世界中的一分子，而不是旁观者。那里头的喜怒哀乐，绝不仅仅是他的研究对象，他要与那里头的人物一起来经受这些情感的消消长长。而理性的批评，是见不到批评者本人的。他的冷峻、客观，使他一直站在作品的大门之外。他的窥视固然能得到一个融入其中的人所无法得到的信息，但他也一样失去了只有融入其中的人才可得到的更为重要的信息。评点将个人体悟看成了最有效的解读作品的途径。此时，评点者竭力维护着自己的艺术感觉而不被理念所劫持，他要最大限度地与作品保持一种亲近、一种触手可摸的距离。如果一个文学批评者因为理性而弱化乃至失去了自己对艺术的感悟能力，这可能是悲剧性的——研究文学却没有艺术感悟能力，肯定是悲剧性的。

评点是一种合乎人性的、更见人情味的批评。

与理性批评相比，它固然缺少系统与完整性，看上去显得有点支离破碎，但它同时也避免了理性批评因框架的设定而不得不舍弃一些重要因素的弊端。虽然散漫了一些，但它却将它所看到的各个闪光点自由灵活地呈现了出来。从篇幅与文字上讲，由于它是以“点击”为主，并不作铺陈与演绎，也节俭实用了许多。

对指导少年阅读作品而言，评点可能是一种更好的方式。

评点很类似于今天所说的细读法。而对少年阅读的指导，最好就是带他们细读，而不是大而化之地对他们发表一通皇皇大论。那个句子好，为什么好？那个词用得妙，为什么妙？这个头开得绝，为什么绝？这个尾结得巧，为什么巧？有什么说什么，无论是对他们领会作品的精神、妙处，还是以作品来提高他们的写作能力，都非常管事。从前的作文批改，所采用的就是评点方式。眉批、行批、圈圈点点，让学生一下子就领悟到了文章的长处与短处。一点一点地积累起来，他便知道了文章的作法。可惜，这种方式丢失了。

我们现在又重操评点这杆“老枪”，实在是有意义的。而操“老枪”的不是批评家却是有创作经验的作家。这些人可能比批评家更能领会这杆“老枪”的功能，也更能驾轻就熟地去把握它——他们的直觉能力、他们的悟性、他们的认知方式以及言说这个世界的方式，似乎都更容易契合这杆“老枪”的本性。

过去，曾有过“全人教育”的提法。这“全人教育”分为“生心”与“生趣”两大部分。

我以为，这其中的“生趣”，是与文学密切相关的。

文学也许没有改朝换代、翻天覆地的能力，但它的力量却是持久的。人类之所以拥有今日之文明，文学功不可没。它悄然无声但却极为有力地推动了人类的进化。它在人类的荒昧岁月，在人类的寒冷季节，在人类的疯狂时日，是灯，是火，是清冽之风。人类的精神殿堂，若抽去文学这根巨柱，顷刻间便会坍塌。

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也是与最优秀的文学分不开的。因此，任何一个民族，都会为它能拥有优秀的文学家而骄傲。一个民族的悲哀，莫过于它没有产生出优秀的文学家。优秀的文学家，创作出来的优秀的文学作品，不仅为这个民族争得了荣誉，更重要的是，它为这个民族的素质提高起到了无可估量的作用。

民族、人类，有理由如此在意文学家与文学。

从想像力这一角度来看，文学也是我们应当尊重的。它一直在暗中帮助着人类操练着想像力。它的天马行空式的优美想象，一直在诱惑和影响着人类。它使人类看到了想象的美好与巨大能量。一个不存在的世界，在想象中，硬是有声有色地出现了。令人不可思

议的是，这个纸上虚幻出来的世界，有许多在若干年后，真的由科学实现了。这就是世界上为什么有那么多伟大的科学家亲近文学的原因。

在人类的想像力不断受到束缚与腐蚀的时代，文学始终在保护着想象之火，使它免遭熄灭。它还一次又一次地煽动，使想象之火保持着应有的炽热与旺盛。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学绝不仅仅属于文学家，也不仅仅属于文学爱好者，而应当属于全人类。

文学在锐化人的感觉方面，也是值得我们赞颂的。

我们的祖先，感觉是非常钝化的——无论是生理学意义上的感觉还是心理学意义上的感觉，大概都是如此。他们很愚笨地制造着工具，又很愚笨地追赶着猎物。他们的手脚往往不知轻重，疼痛感很弱，并对疼痛缺乏锐痛、钝痛等不同疼痛的区分。他们的情感、情绪也往往比较简单，难以有今天的人所有的寂寞、孤独、忧郁、惆怅之类的微妙感觉。自从有了文学以后，人类的感觉在一天一天地变得丰富与敏锐。文学以对世界的细微观察，引导着人类放弃以前的粗糙与简单，使自己的身体与心灵都慢慢变得敏感。于是，世界在人类的眼中变得五光十色、无穷无尽了。人类在触摸这个世界时，也不再笨手笨脚了。人类今天所拥有的一切，都与人类的感觉进化有关，而在这其中，文学的功绩是无与伦比的。

文学小，世界大；世界小，文学大。偌大一个世界，却常常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让一个人竟然觉得自己被挤压，没有一块立脚之地。而此时，他将会发现，文学远远地大于这个世界，并且文学是那样地具有悲悯情怀。在他被世界所冷漠、所抛弃时，文学却会给他以温暖，并会接纳他。在漫长的世纪里，文学始终在庇护着我们。失意时，孤独时，忧伤或悲哀时，我们就会想起文学。一行诗句，一段叙述，都是一片绿阴，使我们焦灼的心灵得到滋润。古往今来，文学不知拯救了多少绝望的灵魂。它的善意，它的美感，它的人道，它的宽容与善解人意，都使我们感到一种无法言说的亲切。我们可以向它倾诉，可以向它哭泣，也可以与它默默相对。

随着世界对现代化的无节制追求，我们的情感世界却在日益荒芜。此时，我们更需要文学的抚慰。在未来的岁月中，我们可能会越来越多地求助于文学的温馨呵护。

我们可以将人生分为思想人生和情调人生。前者是人通过对哲学等知识的学习而获得的，后者则是通过与文学艺术的亲近而获得的。当然，这不过是一种简单的划分。其实，这两者是不可分的，它们的获得也有着广泛的来源。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情调的获得，绝离不开文学艺术。

一个人有无情调，绝非小事。

一个没有情调的人，生活在他心目中是十分乏味的，而这个人，也是令他人感到乏味的。这种人行为机械，语言苍白，做任何事情都毫无境界、俗不可耐。因对世界缺乏审美，对生命本身也缺乏审美，因此生命质量低下。

人一旦有了情调，生活就不再使他感到枯燥，而这个人，就会成为一个让人喜欢接近的人。他的行为有了弹性，语言有了意蕴，做任何事情，都会做在一种境界里，总有一份雅致与高贵。这个生命无论是短暂还是长久，它的质量都是不可测量的。

也许文学最值得我们称道的就是：千百年来，它使我们的人生获得了情调，从而使一个个生命，即使在最终寂灭时，也显得十分坦然：我没有枉活一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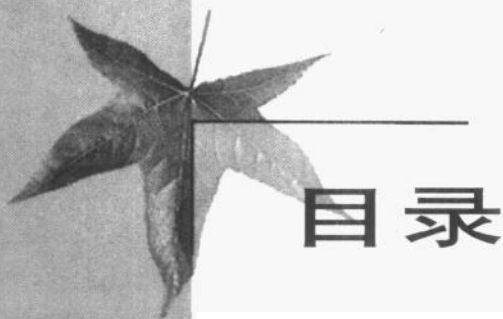
优美的篇章就在我们眼前，它们在召唤着我们。

2001年2月18日于北京大学燕北园

失意时，孤独时，
忧伤或悲哀时，我们
就会想起文学。

一行诗句，一段叙述，
都是一片绿阴，使
我们焦灼的心灵得到
滋润。

——曹文轩



目录

1	序	曹文轩
1	与大炮作战	〔法国〕雨果
16	舞会以后	〔俄国〕托尔斯泰
32	卡拉维拉斯县驰名的跳蛙	〔美国〕马克·吐温
42	玛特渥·法尔高纳	〔法国〕梅里美
59	最后的常春藤叶	〔美国〕欧·亨利
68	警察和赞美诗	〔美国〕欧·亨利
78	热爱生命	〔美国〕杰克·伦敦
107	红毛	〔英国〕毛姆
139	浪子回头	〔法国〕纪德
163	鱼王	〔苏联〕阿斯塔菲耶夫
204	走尽的桥	〔日本〕三岛由纪夫
225	旦角	〔日本〕三岛由纪夫
252	被占领的房子	〔阿根廷〕科塔萨尔
260	过路人,你若到斯巴……	〔德国〕伯尔
274	后记	



雨 果 (1802—1885)

维克多·雨果,法国浪漫主义作家。生于贝尚松,父亲是拿破仑手下的将军。雨果幼年时就游历科西嘉、意大利、西班牙,17岁时获得法国诗歌大奖,20岁出版第一部诗集,博得法国皇帝路易十八的青睐。1823年,雨果发表小说《冰岛的汉斯》,开时转向浪漫主义。他为剧作《克伦威尔》写的序言成为浪漫主义的宣言。1830年2月25日,他的剧本《欧那尼》首次公演即轰动巴黎,这一天成为法国浪漫主义的誕生日。

雨果的重要作品还有长篇小说《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九三年》以及《东方人》、《秋叶集》、《心声集》等大量诗歌作品。他生前是法兰西学院院士,死后被安葬在巴黎的先贤祠。

《与大炮作战》选自长篇小说《九三年》。

与大炮作战

[正文]

[点评]

[自评]

炮队里一尊二十四磅重弹的大炮滑脱了。^①

也许这是海上事故中最可怕的一种。对于一艘正在大海中行驶的军舰,没有比这更可怕的事变了。

这尊挣断了铁链的

①无须试图一一分解雨果描写的高妙之处,那将对你的欣赏与写作无所补益。与其进行过细的分析,不如捕捉作家叙述时的“精、气、神”。这“精、气、神”就是:一个故事描摹者的绘声绘色。雨果在这一节里的“绘声绘色”主要包括以下两方面的特点:其一围绕事件本身进行具体的、真实的、如临其境的描绘;其二是不时地扯开去,对事件的严重性、危机的不断演进加以比喻、评点。叙事的虚与实,进入和扯开,描绘与评述,这就造成了叙事的神采。

大炮，突然变成了一头形容不出的怪兽。也就是说，一架机器变成了一只怪物。这件沉重的物体用它的滑轮走着，像一只弹子球似的滚来滚去，船身左右摇动的时候就侧下来，船身前后颠腾的时候就沉下去，滚过去，滚回来，停顿，仿佛沉思一阵，又继续滚动，像一支箭似的从船的一端射到另一端，旋转，闪避，脱逃，停顿，冲撞，击破，杀害，歼灭。^②这是一只撞城槌在任性地冲撞一垛墙。^③还得加上一句：这只撞城槌是铁制的，这垛墙却是木头的。^④这是物质获得了自由，也可以说这是永恒的奴隶找到了复仇的机会；一切仿佛是隐藏在我们所谓无生命的物体里的那种恶性突然爆发了出来；它那样子像是发了脾气，正在进行一种古怪的神秘的报复；再也没有比这种无生物的愤怒更无情的了。^⑤这个疯狂的庞然大物有豹子的敏捷，大象的重量，老鼠的灵巧，斧子的坚硬，波浪的突然，闪电的迅速，坟墓的痴聋。它重一万磅，却像小孩的皮球似的跳弹起来。它旋转着的时候会突然转一个直角。怎么办呢？怎样解决呢？暴雨可以停止，台风会吹过去，断掉的桅可以换一根，一个漏洞可以堵上，火灾可以扑灭；可是对这只庞大的青铜兽怎么办呢？用什么方法来制伏它呢？^⑥

你可以驯服一只恶狗，吓唬一头牡牛，诱骗一条蟒蛇，威胁一只老虎，软化一只狮子；可是对这样一个怪物——尊脱了链的大炮——却没有办法。你不能够杀死它，它是死的。同时它也活着。它的不祥的生命是

②如身临其境。

③这一比喻使读者跳出其境而对危局进行观照。

④加这一句使叙事节奏更为放慢，却获得了更为紧张的效果。这就是叙事节奏的辩证法。

⑤不仅跳出了其境，而且还扯开去！

⑥瞧这家伙多能煽乎！

从无限里来的。^⑦

它的底下有甲板在摇动它。它被船摇动，船被海摇动，海被风摇动。这个破坏者只是一只玩具。船，波浪，风，这一切在戏弄它；这就是它的不祥的生命的来源。对这一连串互相牵连着的东西怎么办呢？怎样阻止这一连串可怕的导向沉船的动作呢？怎样阻挡这些来来，去去，转变，停顿，撞击呢？它向船壁的每一下撞击，都可能把船撞破。这些可怕的左冲右突，又怎能预料得到呢？我们对付的是一个会改变主意的放射物，它仿佛有许多主意，每分钟都要转一个方向。怎样来阻止这件必须避免的事变发生呢？这尊可怕的大炮乱滚乱动，前进，后退，撞到右边，撞到左边，逃避，冲过，使人无法捉摸，粉碎障碍物，把人当做苍蝇似的压死。情势的可怕是因甲板也动摇起来了。怎样和一块任性的甲板格斗呢？可以说这只船的肚子里关闭着闪电，现在闪电设法逃了出来；^⑧有点像在地震的时候，又加上打雷。

一转眼间全体船员都起来了。错误是在炮队队长身上，由于疏忽，他没有把铁链的螺丝帽旋紧，大炮下的四只滑轮也没有堵塞好；这样就使脚板和炮架有了活动的机会，一切关键都没有合拢，所以那系炮的铁链，终于被挣断了。铁链既然断了，大炮就不再固定在炮架上。那时候防止炮身反座的固定止退索还没有人使用。一个大浪头打击了一下炮门，没有系好的大炮就向后退，挣断了铁链，开始在中甲板里面向四面八方疯狂地滚动。对

⑦作家欲罢不能。他非把这门大炮的“精、气、神”写出来不行。只有写出这怪物的“精、气、神”，才能突出后来的征服者的“精、气、神”。

⑧这种感觉捕捉得真准，读者也一下子就感受到了。

于这种古怪的滚动要想得到一个概念的话，只要想象一滴水^⑨在一块玻璃上面滑走就得了。

铁链折断的时候，炮手们都在炮舱里。有聚集在一起的，也有分散的，都在忙着做未来的可能发生的战斗的准备工作。船身前后颠腾的时候，大炮被抛向前，一直朝人群冲过去，头一下子就压死了四个人，然后被船身向左右倾斜的力量拉回来，再推出去，又把第五个可怜的人碾成两半，再向左舷的船壁冲过去，撞坏了一门大炮。刚才听见的悲惨的喊声就是在这时候发出来的。所有的炮手都急急忙忙地向楼梯奔去。炮舱里一转眼间人都跑光了。

这门巨炮孤零零地留在那里。它获得了充分的自由。它成为自己的主人，也是这条船的主人。它爱怎么办就怎么办。所有这些惯于在打仗时欢笑的水手们都哆嗦起来了。^⑩要描写这种恐怖的气氛是不可能的。

船长布瓦斯贝特洛和大副利·维厄维勒虽然是两个勇士，也在楼梯顶上停了下来，一句话也不说，脸色发青，犹豫不决，向中甲板里面张望。^⑪有一个人用胳膊肘儿推开他们，走了下去。^⑫

这人就是他们的乘客，那个乡下人，他们在一分钟以前谈论着的那个人。^⑬

走到了楼梯底，这人停了下来。

大炮在中甲板里滚来滚去。简直可以说它就是一辆活的《启示录》^⑭里的马车。炮舱

⑨我觉得不如改为“一滴水银”。

⑩水手的哆嗦是为衬托“乡下人”的出场。

⑪船长、大副的束手无策也是为了衬托“乡下人”的出场。

⑫其实前面已经为其出场做好了铺垫，这会儿却故作平淡。在这场面中，愈平淡愈显不凡。

⑬此人就是作家欲写的主人公——前贵族布列塔尼亲王朗德纳克侯爵。船长与大副“一分钟以前”谈论的话题，是对其充当领袖能力的怀疑。现在，则是侯爵显一显身手的时候了。

⑭《启示录》，《圣经》的最后一卷，描写将来的幻象，天马下凡，马嘴喷出火、烟和硫磺，要杀三分之一的人等等。——译者注

船梁下面摇曳着的船灯，给这景象加上了令人晕眩的、晃动的光和影。大炮滚动得太猛烈，使得它的形状也看不清楚，有时在灯光下它显出黑色，有时在黑暗中它反射出朦胧的白光。

它继续进行破坏船的工作。它已经撞坏了另外四门炮，在船壁上撞破了两道裂缝，幸喜裂缝都在水面以上，仅在狂风起时才可能有水从这里进来。它疯狂地冲撞船的骨架，这些结实的骨架还抵抗得住，因为那些弯曲的木材是特别坚固的。可是在这个庞然大物的攻击下，也听得见这些骨架发出咯咯的响声，这个庞然大物仿佛禀赋着闻所未闻的无所不在的力量，同时向四面八方撞击。把一颗铅弹放在瓶里摇动，也不会撞击得这么疯狂，这么迅速。四只车轮在死人身上碾过来碾过去，把他们切着，剁着，刮着，五具死尸切成二十段在炮舱里滚来滚去，那些人头仿佛在叫喊，像小溪似的血随着船身的颠簸在船板上弯弯曲曲地流着。船板被撞坏了几处，已经开始有裂口了。全船充满了可怕的闹声。^①

船长很快就恢复了冷静，他命令船员们把一切可以减少和阻止大炮的疯狂滚动的东西从方窗眼向中甲板上抛下来，褥子，吊床，备用帆，一捆捆的绳索，水手的背囊，一袋袋的伪钞^①，等等。船上满载着这种伪钞，

①以上两个自然段决不是前一个场面的重复，不是赘笔，因为侯爵进入了这场面中间。

① 1789年，立宪会议以国有土地为担保，发行纸币，起初尚稳定，其后币值日跌，反革命分子更伪造纸币以破坏政府信用。——译者注